

隐身 对其可见

YINSHEN DUIQI
KEJIAN

树犹如此 著

○○中有一个特殊的功能：
她男友发现她为一个男人「隐身对其可见」，
却不是自己。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隐身对其可见

树犹如此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隐身对其可见 / 树犹如此著. --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
2013. 3

ISBN 978-7-229-06004-6

I. ①隐… II. ①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92504号

隐身对其可见

YIN SHEN DUI QI KE JIAN

树犹如此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何 晶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5 字数: 250千

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004-6
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果是你，你会在QQ里为谁“隐身对其可见”？为什么？

——题记

目录

第一章	和某人同居的日子 / 001
第二章	那段青葱岁月 / 010
第三章	你敢说我敢做 / 020
第四章	关征的平步青云 / 028
第五章	好友与基友 / 040
第六章	谁是“老板娘” / 049
第七章	潘渔舟的失踪 / 060
第八章	翠竹山之行 / 072
第九章	讳莫如深的日子 / 082
第十章	那一场演出事故 / 093
第十一章	程娇之死 / 105
第十二章	潘渔舟的秘密 / 115
第十三章	在营销部的日子 / 126
第十四章	隐身对其可见 / 138
第十五章	一场大雨漂来的爱情 / 149
第十六章	想爱的人在身边 / 160
第十七章	黑夜前的余晖 / 171
第十八章	牢狱之灾 / 180
第十九章	寻找真相之路 / 191
第二十章	潘渔舟的决绝 / 199
第二十一章	深夜的血光 / 210
第二十二章	趁时光还在 / 218
尾声	/ 227

第一章 和某人同居的日子

关语沫把丽港晚报放在桌上的时候，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桌子，愠怒中不失优雅。

蔡姚伸头看过去，一张大幅照片和一篇题为“情侣吵架造成三环堵车半小时”的文章占据了几乎一个版面，简直乐得快把一口橙汁喷出来。

“你还好意思笑，你和关征两个到底在搞什么？”关语沫明显有几分生气，一向清秀的脸庞也显出愠怒的神色。

“语沫姐，这你得问你的宝贝弟弟，谈分手非在三环上谈，谈崩了我要下车，他也下车。再说了，分手这事，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，于是站的时间长了些，但我保证我已经长话短说了。”蔡姚无辜地伸出三根手指头。

关语沫直接气结，一直以来自己这个弟弟都以理智著称，可和蔡姚恋爱的这一年多来，完全像变了个人。

“你们真的分手了？”

“真的，他提出的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跟葛优说的那句似的，散买卖不散交情，多大事啊？”

蔡姚轻松的语气让关语沫心里暗自感叹自己已经落伍了，蔡姚只比她小几岁而已，对于恋爱、分手的理念好像完全和她不同。

本来是想劝劝蔡姚，如今看来，是她多虑了，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会当回事。

蔡姚从没想过自己和关征的分手竟然成了丽港晚报的新闻。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自始至终和关征的恋爱就是一场闹剧。分手了，反而平静了。

从一开始她就知道，关征虽然嘴上不说，可心里拥有一般男人没有的野心，所以她明白，自己永远不是他的终点站。

蔡姚前几年进入一家通讯公司做后台监督工作，表面听起来属于世界五百强企业的白领，只是开始工作的好几年，仍是个编外人士，工资微薄，每日奔波劳累，没有编制，这些是蔡姚当年工作中的三大不顺心。每周定期的业务考核，没完没了的业务资料，简直让人看不到希望。后台的办公室里有她的办公桌，可她很少能安心地坐下，每天辗转于各个营业厅检查营业情况和礼仪规范，有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开罚单。事实上，这项工作可谓出力不讨好，营业员的工资本来已经少得可怜，再被以各种名目层层盘剥，拿到手的屈指可数。对于隔三差

五的突击检查，更是恨之入骨。而蔡姚扮演的恰恰是挑毛拣刺的周扒皮的角色。似乎永远在重复无意义的事，并且这些无意义的事，会将人压得透不过气来。

但尽管是这样，她仍旧倔强地不想接受母亲帮她铺设的道路，傻傻地想通过自己来成就些什么，只是认识关征以后，她才知道，世界上的事永远不是她所想的那样简单，如果没有一定的助推力，自己可能永远像老牛耕犁一样来来回回，默默无闻。

要不是因为关语沫的关系，她也许再熬十年也未必能入编，所以对于关家，对于曾经帮助过她的人，她始终心存感激。

同事的姐妹从前都在羡慕蔡姚找了个相当不错的男朋友，不但人帅，关键是年轻有为，创业六年，自己的公司已经盈利过千万。可谓是新一代的钻石王老五，步入阔太太行列指日可待。不过分手的事，已经让这一切都归零了，同事朋友中有看到晚报的，一定也都知道这件事了，她知道背地里不乏冷嘲热讽的看笑话者。

谈话中蔡姚一直表现得很潇洒，而关语沫却不时地叹气，这一年多来，她真的以为自己这个弟弟已经快要脱胎换骨了，没想到还是一场空。

“有空一起吃顿饭吧，你们分手了，我一时间挺不能接受的。”关语沫显然对此很失望，长叹了口气。

“好啊，不过我会叫上叶总一起参加的。”蔡姚兵来将挡。

关语沫没有说话，眼神里已经开始闪现不满：“你怎么总……”

“别说不愿意，其实坦白说，你和叶总分手，我同样一时间难以接受。”蔡姚说的实话，只是此言一出，关语沫再也没说别的。

蔡姚整个人疲惫地回到家，感觉四肢都要散架。看到厨房的窗口亮了灯，心中才渐渐踏实，她知道室友潘渔舟在做饭。

她了解自己和关征还有一个分手的原因，就是她长期和一个娘娘腔合租房子，出入都在一个门里，关征还是个传统男人，当然接受不了这种方式。

开始工作后，蔡姚就和“好姐妹”潘渔舟合租了一套公寓，潘某人可谓“贤妻良母”的表率，不但烧着一手好菜，并且洗衣打扫，缝缝补补，上至装修买家具，下至缴付水电煤气费，无一不做得井井有条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，只不过这个“好姐妹”的性别和她刚好相反。

每每蔡姚累了一天回到家里，看到潘渔舟烧了几道家常小菜端上桌，坐在对面看着她狼吞虎咽，还轻声细语地从旁安慰，那时候，她总有种干脆嫁了这个娘娘腔的冲动，尽管他是个GAY。

潘渔舟很瘦，从侧面看像一张相片，眼睛狭长，皮肤很白，看起来稍显羸弱，声音也不够阳刚。做事却异常仔细。蔡姚是个神经大条的女人，常常丢三落四，每次都是潘渔舟帮忙寻找，像个妈妈照顾女儿一样，边帮她找东西，边抱怨她的粗心。

她知道潘渔舟有个固定情人，地下的，他从来没告诉过别人那个他是谁，只是每个周末都有一天不回家住，时间久了，蔡姚就猜出他是去约会了。

“怎么你们俩的恋情这么隐秘？不会你的那个他已经结婚了吧？”蔡姚某天曾调侃地问过他。

那天潘渔舟的脸色不太好：“他没结婚，但是他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我不希望他因为我名声受到牵连。”

蔡姚当时真是被他的深明大义折服了，竟有些嫉妒那个被潘渔舟保护的男人，心里莫名的酸酸的。

一直以来，在别人眼里，关征是个光鲜的男人，事业有成，英俊潇洒，各方面看起来无可挑剔。可蔡姚有时候觉得，关征更重视事业和自我，对爱情的投入往往没有她想要的深。所以她曾经想，如果这辈子找个像潘渔舟一样的老公，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，生活的踏实体贴，平民的快乐是另一番感受，当然前提是，如果他也喜欢女人的话。

即便如此，女人还是一种虚荣的动物，蔡姚还是安于别人眼里的般配和荣耀，满以为和关征真的会有结果，没想到还是分了手。

吃过饭后，潘渔舟看到蔡姚情绪恹恹的，让她到一边休息，自己独自收拾碗筷。

手机在包里响了很多遍，蔡姚才懒懒地接起，不出所料是母亲打来，同样不出所料的是，母亲又是一顿数落，责怪她不该和关征分手，而后又猛为她张罗了和某青年才俊的相亲会。

一直以来，对于相亲，蔡姚已经身经百战，不为别的，只为给母亲博个面子。母亲是个女强人，名牌大学的教授，因为上过百家讲坛，讲的课题在观众中有不小的反响，也算业内名声显赫的人物。

可自己这个女儿，好像是她人生中最失败的作品，不但学习成绩不理想，高考后动用了所有关系，才勉强进了丽港大学下属的民办二级学院。这在学校老师的子女中，成绩属于少有的不济。

母亲曾经介绍给她不少条件很好的男生，一心想让女儿在另一半上弥补自

身条件的不足，只是都没成功，关征曾经就是这些才俊中的一个。

“老潘。”蔡姚懒散地进了厨房，一直这么称呼潘渔舟，好像几十年老夫老妻的感觉，意兴阑珊地转到他前面，从菜筐里拿起一棵上海青。

潘渔舟正认真地收拾厨房，看到蔡姚的样子，嗔了一句：“有话直说。”

“老潘，我看我这辈子是没人要了，别人一旦听说我十几岁时干的那些荒唐事，恨不得躲我像躲瘟疫一般。我妈那头的相亲会安排得紧锣密鼓，快被压得透不过气了，我看我这老姑娘也推销不出去了，干脆咱们俩凑合一对吧，好歹你我也是知根知底。这棵上海青，就当我向你求婚送的花了。”蔡姚半调侃地将青菜塞到他手里。

“呸呸呸！”潘渔舟有时说话也有轻翘兰花指的毛病，被蔡姚笑话了很多次，“你那些事，算不上什么，都是年少无知，也没造成多大影响。只是你遇人不淑罢了，当初我也提醒过你，别和关征来往太密切，他的目标和咱们这些小老百姓不同，他是要找白富美的。”

“可我之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是小老百姓。”

“伪装的，精英男最大的特点就是虚伪。”

“你的那个男人不是据说也很精英吗？这么说他也属于虚伪范畴？”

“他不同。”

“双重标准。”

“真的不同。”潘渔舟很确定地跟她解释。

蔡姚听不下去，挥了挥手离开了厨房：“恋爱中的人，智商为零，而你已经跌到负值了。”

她听到潘渔舟在她背后不满地嚷嚷。

她和关征没再联系，但她还记得那天他们吵架时，关征说得和她一样潇洒，可到最后是她先离开的三环，关征始终没动……

第二天回到家的时候，看到冰锅冷灶的情形，就明白潘渔舟去约会了，连婚纱店也提前打烊。只是不同的是，平时他去约会都是在周末，且出门前总会留点饭菜在锅里，即使实在没空，也会电话通知蔡姚。

狐疑地在房间里转了转，发现桌上压了一张字条，字写得很匆忙，大体意思是去中心医院看病人，让她自己吃饭。

蔡姚把字条揉成一团，直接扔到纸篓里，拿出储藏的方便面，泡了一桶，准备晚饭将就着解决。刚吃到一半，就听到潘渔舟的个性手机铃声在房间里响

个不停，她这才意识到，那家伙的手机忘了带走。

端着桶面凑到手机旁，看到上面写了婚纱店房东的名字，蔡姚犹豫了一下，怕房东这时候打电话来有急事，拿起手机接了起来。

房东是个年近五旬的大婶，家里有好几个店面房，每天过着包租婆的生活，靠收房租过日子，人生最大爱好就是打麻将，一口丽港本地口音，说起话来显得刻薄凌厉。而今天的语气更多了几分颐指气使。

“你是蔡姚啊？让潘渔舟那小子接电话！”

蔡姚听出她兴师问罪的口气，为了不把矛盾激化，忙客气地说：“李婶，老潘今天去医院看病人去了，手机没带，所以……”

“他准是故意的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告诉他，不管他背后撑腰的来头有多大，老娘不怕他！老娘我表哥的连襟的把兄弟可是姓叶的！有本事叫他别租我的房，别做这生意！”

蔡姚刚要张口向李婶说点什么，电话直接被挂断了。

她料想大概出了点问题，潘渔舟平时为人软弱，和房东出现分歧时，经常被欺负。今天李婶这种态度，看来是被人教训了。

这让蔡姚莫名地想起了潘渔舟那个地下情人。

关于那个人的蛛丝马迹，蔡姚从前也窥探到一鳞半爪，那人大概很高，潘渔舟曾经帮他买的衣服，裤长总是优先考虑的问题。

他喜欢宝蓝色，喜欢游泳和网球。潘渔舟还提到过那个他皮肤很好。有一天蔡姚看到潘渔舟从一辆银色豪华轿车上下来，从窗口她似乎隐约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那个人似乎有点像从前认识的一个人，不过她猜想那仅仅是像而已。

当时蔡姚忽的想起了一个人，一个早已经淹没在心里许久的人，一个八年从未联系过，却始终让她设置成“隐身对其可见”的人。

那个人是她见过男人中极少数皮肤好的一个，蜜色的肌理，滑腻且质感非常。

当时蔡姚还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，小太妹的痞劲始终未脱，曾经大胆地趁他不备，将双手伸进他的T恤衫里乱摸，两条胳膊像两条灵滑的蛇在他的胸前后背摸索。她邪恶的心思至今仍旧感叹，那手感的确很好。当时她似乎很单纯，不懂忌讳“非礼”了那个人。

那次她确定他开始由气愤转为一种羞赧，最后那发红的眼睛里竟然有种冲动和隐藏在背后的温柔。也许很多年前，那个男人也对她动过情。只是后来证实，一切根本不是她理想中那样。

思考的时间太长，泡面因为时间过长而泡糊了，软软腻腻的在面碗里，让蔡姚一点食欲也没有。

叹了口气，将面倒掉，提着包出了家门，看来是时候去寻觅些吃的。

母亲那里是去不了了，自从自己和关征分手后，见到母亲总被安排去让人厌恶的相亲。盘算了半天，终于决定去父亲那里。

不用怀疑，蔡姚的父亲和母亲离婚已经接近十年，父亲曾经是一家纺织厂的中层干部，因为过于正直，得罪了领导，加上时运不济，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下了岗，之后辗转工作了好几家小公司，总也混不开，年年月月守着那点死工资。而母亲却八面玲珑，左右逢源，事业蒸蒸日上。

母亲看不惯父亲的迂腐穷酸，父亲也受不了母亲指点江山的派头，最终一拍两散。现在蔡姚想想，还觉得他俩离婚那段日子，真的像一场戏。

母亲离婚后找了个同校的丧偶教授，和母亲倒显得很般配，虽然没再婚，但一直在一起，蔡姚不喜欢那个教授，总觉得他看起来道貌岸然，却表里不一。

父亲离婚后找了一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单身母亲，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儿子，据说父亲和此女本也算情投意合，但由于那孩子过于顽劣，坚决反对母亲再婚，寻死觅活，威胁相加。而蔡姚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高三的那年住在父亲那里，被那孩子撕了模拟卷子，由此引发了唇枪舌剑，而后是大打出手。后来蔡姚失手推了他一把，那孩子的头撞在门框上，送进医院缝了几针。

当时很混乱，那孩子醒来后，见到母亲就哭个不停，痛陈如何被蔡姚欺负。父亲在医院里训斥了蔡姚一番，要她赔礼道歉，她的委屈心情没人理解，憋屈得火冒三丈，那时蔡姚说了一句话，似乎成了父亲和那女人分手的导火索。

“爸，您要是和这种女人在一起，一辈子都不会幸福！我也不再是您女儿了！”当初蔡姚气愤地甩手离开，坚决而理直气壮。

后来没多久，听说父亲和那女人真的分道扬镳了，之后的很多年，父亲一直一个人。

“为什么和关征分手？”父亲烧了几道菜端上桌来，关切地问她。现在她的终身大事成了全家的焦点，随时随地成为亲友的谈资。

“没有为什么，说不清，总之就是分手了。”蔡姚夹了一口鱼香茄子漫不经心地说道。

“你难道不觉得太草率了吗？爸爸一直觉得关征是个好小伙子，何况你们的婚期都定了……”父亲觉得可惜，总在质询蔡姚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。

“是他要分手的，不是我提的，难道我还得死缠烂打抱着他的大腿哭喊着

不同意？”蔡姚嚼着一口馒头反问道，显然对这个问题已经没兴致再讨论。

“你们这些年轻人！”父亲显然悲愤交加，筷子猛然拍在桌上。

“爸，您着什么急？嫁不出去又怎么了？像您和妈妈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最后不也离了。”蔡姚低着头，心里哽得难受。

“那不一样，这个社会毕竟还是世俗的，一个女孩子，还是得找个归宿。我和你妈妈的例子不能用在你身上！”

蔡姚摇头：“我总觉得，找到合适的不容易，找到合适又相爱的就更难了。何况是我这种，从前有过不良记录的……”

蔡父忽然沉默了，想起蔡姚混迹街头当小太妹的那几年，恰好是自己和妻子吵闹最凶的时候。对于女儿从前的管教疏漏，一直是他和蔡母心里的一块伤疤。

“姚姚，你也不小了，不能耽误，如果关征那小子看不上咱们，如果你妈妈那边介绍的也没有合适的，爸爸想帮你介绍一个。”蔡父忽然转了话题。

“谁？”

“暂时卖个关子。”

“搞什么呀爸，相亲这种事还卖关子？”

“这个人比较特殊。”

“残疾人？”

蔡姚的疑问把蔡父逗得乐不可支：“有父亲给自己的女儿介绍个残疾女婿吗？”

“那他特殊在哪里？”

“等见了面再说，相信爸爸的眼光。”

蔡姚觉得些许郁闷，本来避开母亲那边，选择到父亲这里来，就是为了躲掉质问分手和相亲的事宜，现在非但没有成功，连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也开始替她张罗起这些事。

一种危机感油然而生。压力是来自外界的，周围所有人都在用行动告诉她，现在她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将自己嫁出去。

天南海北地和父亲侃了一通，暂时将相亲的事敷衍了过去。没想到最后出门时，父亲还是郑重地提醒道：“别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。”

一路上蔡姚实在提不起精神，被一连串的事弄得一点情绪也没有。外面五光十色的霓虹，让整个街道亮如白昼。而蔡姚就呆呆地望着窗外，任公交车带着她穿过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。

重新回到家里，潘渔舟的手机上已经显示十几个未接来电，各种各样的人打来，有婚纱店的客户，送货的师傅，还有他的母亲。这让蔡姚疲于应付。潘渔舟向来做事婆妈，因此结交了不少唐僧类型的人物。他的母亲讲话更是唠叨

不停。

潘渔舟的婚纱店向来很忙，平时二十四小时开机，今天蔡姚不敢盲目帮他关机，只设了静音睡觉，直到第二天早晨，仍然没看到他回来。

蔡姚平时中午总在单位吃饭，今天因为不放心潘渔舟的事，中午也坐车赶回家。却发现家里依旧是空空的，他的手机躺在桌上，已经没电自动关机。

蔡姚赶忙去婚纱店，发现那里已经围了好多人，房东李婶的大嗓门离得老远就能听到，她在婚纱店的大门上加了一把粗粗的链锁，看来誓死要和潘渔舟斗到底。

蔡姚没敢过去，立即掉头，拿着潘渔舟的手机朝着中心医院的方向去。

医院的位置并不远，只是蔡姚没料到潘渔舟连病房的门也没进，孤零零地坐在医院大厅里，穿着白T恤，垂着头颓丧地待着，像个瘦弱的大学生模样。

蔡姚迎面走过去，看到他的表情已经僵住了。眼睛里是失魂落魄，毫无神采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潘渔舟说话没了底气，诧异的神情倒显而易见。

“来给你送手机，一天一夜了，你怎么还在大厅待着？婚纱店那边，房东把店面锁了。”

“我……现在顾不了这么多，我还没见到他。”潘渔舟接过手机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蔡姚的话。

蔡姚猜到他一直在下面守着，不禁为他感到心疼：“你的那个他住院了？”

潘渔舟没办法否认，只有轻轻点头。

“你怎么一直没上去看他？”

“他的家人在上面……”

“你不能伪装成他的朋友？”

潘渔舟叹了口气：“他母亲知道我，见过我，所以……再说，来探病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贸然上去……”

“那你打算在大厅里坐到什么时候？”

潘渔舟颓然，回答不上来。

“他住几楼几床？”蔡姚果断地询问。

潘渔舟猜到蔡姚的意图，赶忙拦住她：“你不能上去！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既然你不敢上去，我不认识他，我总可以上去，等我看看他，我回来如实地向你汇报他的情况，总比你一直这么傻等着好多了。婚纱店最近问题很多，如果你在医院帮不上忙，不如回去忙店里的事。你的那个他自有人好好照顾。”

蔡姚说得句句是道理，连潘渔舟也没理由再犹豫：“他住16楼，31床。你

上去千万别让他和他的家人看出来，悄悄看过了情况就下来。”

蔡姚看这潘渔舟小心谨慎的样子，点头答应着，乘了电梯上楼。

中心医院的设施和医疗资源在丽港市是数一数二的，到处干净优雅，只有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提醒蔡姚这里是医院。

十六楼是普外科。沿着灯火通明的走廊到达第九病室，从门上的玻璃看过去，中间的31床空着，旁边放了许多鲜花水果，那人的外套还在，看来只是临时出去。

蔡姚推门大胆地进了病房，只有32床的一个中年男人在打点滴，旁边坐着一个女人，料想是他妻子。见蔡姚进来，友好地笑了笑。

“你找杨先生吗？他刚才趁没人探视的空当出去了，估计是想透透气。”那女人声音柔和温婉，听起来心中甘甜。

“哦，我是来找一个叫吴慈仁的，不知道他在哪个病床，所以慢慢找。”蔡姚笑得一脸虚伪，临时编出一个名字，只是她说这句谎话的时候，竟然脸不红心不跳，淡定如常，蔡姚也觉得佩服自己。

“噢，这个病房没有姓吴的先生，你可以到护士那里问问，看到底是哪个病房的。”那女人客气地帮着蔡姚说话。

她忙点头致以谢意，出门前伸头瞄了一眼床头上面的名牌，上面的患者姓名上赫然写着“杨至恒”三个字。

这个名字映入眼帘后，蔡姚差点石化。后面的病症和主治医师等统统不再有吸引力。

仓皇地从病房出来，有几秒钟，心跳都不再平稳，忽高忽低的感觉。

估计是重名。蔡姚这么安慰自己，中国人口这么多，杨至恒这个名字不算生僻，应该有不少同名同姓的人存在，这不稀奇。她试着说服自己，可仍然没有离开，躲到医院走廊的另一边拐角处，静静地等着那个男人回来。

过了接近半小时，蔡姚几乎没了耐性，但是她想知道答案，迫切地想知道。

又过了好一会，远远地在走廊的另一头出现一个隐约的熟悉身影。在病号服外加了一件羊毛衫，身材匀称挺拔，腿上打了石膏，架着双拐，脸色布着凝重。他的眉毛浓深，眼眶分明，鼻梁却比一般人挺。俨然还是当年的形容，只是明显多了几分成熟。他总显得很干净，即便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
虽然已经很多年没再有联系，可今天看到他，蔡姚还是一眼认了出来，惊讶得差点走不动。

他挪动着步子，走进第九病室，将房门慢慢关上。

直到这时，蔡姚才清楚地确定了那确实就是杨至恒，他就是潘渔舟所说的那个男人。蔡姚几乎不敢相信，因为很多年前自己所了解的杨至恒并不是一个GAY，那时候他那么朝气蓬勃，和其他正常的男人没有任何区别。

第二章 那段青葱岁月

蔡姚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大厅，潘渔舟激动地迎面过来，欣喜地摇晃她：“老蔡！他刚才趁着没人的时候，下楼来找我了！”

蔡姚木然地点点头，心思沉重。她万没有想到潘渔舟的地下情人竟然就是杨至恒，现在的感觉，说不出的憋闷，心里沉沉的。

潘渔舟以为蔡姚白跑了一趟，心情自然不好，赶紧安慰她：“老蔡，今天谢谢你！回去我烧一顿你爱吃的口水鸡犒劳你！让你一个人全吃光！”

“老潘。”蔡姚似乎一点高兴的感觉也没有，“你的那个男人，是不是叫杨至恒？”

潘渔舟大约没料到蔡姚会这么问，脸颊微微一红，竟然流露出一种小女儿情态：“是啊，原来我谁也没告诉，是怕影响到他的名声……”

“他父亲叫杨海成？”

潘渔舟没想到蔡姚了解得这么清楚，不禁疑惑：“是，你怎么忽然知道了这么多？”

蔡姚却是一点也笑不出来：“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”她似乎不愿回答，一直在询问。

“一年多吧。他之前也交过其他朋友，但现在没有了，老蔡，你这个样子很吓人。”潘渔舟晃晃她的胳膊，“我以前没告诉你，是我的不对……不过……”

蔡姚说不出的滋味，抽开胳膊，一个人独自朝前走。潘渔舟就一直在后面跟着她。

早春的晚风还很冷，蔡姚裹了裹衣服，心里凉凉的。走在沿江的岸边，连头发也被吹乱。这个消息对她来说不是件好事，曾经那点小心思她还记忆犹新，那个人怎么会是潘渔舟的地下情人？

哪一年认识的杨至恒，她已经快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当年她还在备战高考。杨至恒那时很帅很阳光，笑容比那年夏天的太阳还要灿烂。

在同一届的同学当中，蔡姚属于成绩差的学生，当年父母离婚后，她就一直不喜欢回家，放学后时常和一群混混搅在一起。穿一些奇装异服，做各种各样另类的事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乍看上去，简直像个男孩子。

杨至恒是母亲的学生，那年考上研究生刚入学，他大约属于上学较早的类型，比蔡姚高了六届，却只大她四岁。

母亲看中了杨至恒超流利的外语水平和家世背景的优渥，利用导师的权威，间接地给他下达了任务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杨，我女儿不成材，虽然进了重点高中，学习却一直很差，她年纪小不懂事，容易被社会上的人带坏。我看你这小伙子人不错，不如帮她补补外语。让别人帮她，我不放心。”

母亲这话表面说得掏心掏肺，实际却暗藏玄机。一是找人帮女儿辅导功课，二是转移女儿早恋的注意力。在母亲眼里，蔡姚即使恋爱，人选也必定该由她这个当妈的亲自挑。而第三个，因为姚君玉早已经掌握了杨至恒最隐私的秘密，这一点足以让他服服帖帖地听她的指示。

“姚老师，我现在每天很忙，怕是没时间辅导功课，您看能不能找别人？”杨至恒想推辞，毕竟这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任务，他不缺钱，也不用靠这个去得到什么。

姚君玉似乎并不急着让他答应：“小杨，你是个优秀的孩子，加上你家庭的缘故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以后事业有成是迟早的事。所以像你这样的学生，更不能出现纰漏。”

杨至恒疑惑地看着姚君玉：“姚老师，您说的我不明白。”

姚君玉笑了，示意他重新坐下：“你和机械工程系的一个男生，是不是走得太近了？”

杨至恒怔了一下，忽然间好像羞耻的一面被人窥探到一样，尴尬得不能言语。

“虽然我并不歧视同性恋，但是不能保证别人知道了这件事会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。”姚君玉已经把利害关系分析给他，继而满心期待地等着。

杨至恒深吸了一口气，重重地点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姚君玉满意地点点头：“你是个聪明的学生，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”

那时候的杨至恒，和今天所见的判若两人。当年自诩机灵个性的蔡姚，常常被他耍得团团转。很长一段时间，蔡姚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斗得过杨至恒。

“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？”有一次杨至恒将她从乌烟瘴气的网吧里揪出来，第一句话就戏谑地说，“就是你总在自作聪明。”

“这句话用在你身上似乎更合适！”当时蔡姚狠狠地白了他一眼答道。

“你很喜欢玩游戏？”

“关你屁事？”

“相不相信，我能在一个月内让你改掉泡网吧的习惯。”

“你以为你是谁？”蔡姚当时轻蔑地瞥了那个自大的男人，那个时候杨至恒在她眼里简直像个笑话。

“我是杨至恒。”他大方介绍自己。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以后你就会认识了。”

蔡姚没料到他的本事果真了得，尽管她每天放学后就如脚底抹油，逃得比任何人都快。可杨至恒每天都能找到她的行踪，定时定点地出现在她面前。

更加可气的是，每每有他出现的网吧，不是忽然系统出毛病，就是临时停电。后来网吧老板看到蔡姚，直接婉拒她入内了。

当时蔡姚气得抓狂。杨至恒却在一边不紧不慢地把玩手机，好像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

“连网吧都不接待你，不如回家复习复习功课，然后早点洗洗睡吧。”杨至恒的风凉话说得她火冒三丈。

“你故意的？”

“我是无意的。”

“你凭什么来管我的事？！我还有两个月就满十八岁了，我有自己的想法，谁都不能干涉我！”蔡姚仰着脖子瞪得眼睛发红。

当时杨至恒给她下了一剂猛药，扯着她的书包将她拽到车里，开车带她到一家夜店。虽说蔡姚十几岁的时候一直向往里面那种动感时尚的感觉，幻想里面一定很High，可因为年龄不够，一直被拒之门外。

那天和杨至恒一起进去的时候，心里却并没有激动，更多的是忐忑不安。因为她不知道杨至恒的用意。

那个男人似乎在这种纸醉金迷的地方看起来特别有魅惑力，眼睛里的光彩混杂着耀眼的灯光，显出与平时不同的神采。

蔡姚在这种人声嘈杂的陌生环境里，竟有些许心虚，一直跟着杨至恒，不敢走远。可他似乎故意在人群中穿梭，半明半昧的灯光让蔡姚看不分明，一会功夫，她再难找到杨至恒。

她开始慌乱，背着书包到处找他。慢慢地有人注意到这个假小子模样的高中生，几个流里流气的男青年将她围住，嘴里开始不干不净，还有人将肮脏的爪子伸到她的肩膀上。